

杨韦昕先生走了，享年 95 岁。

我是 2009 年调入陕西省作协工作的，有 9 个月时间宿办合一。下班后时见一耄耋谦和的老者在作协院子鱼池护栏上闲坐。有同事告诉我老者叫杨韦昕，是单位的元老级人物。因为不熟，见面或点头打个招呼，并无实质的交集。

第二年秋天，我住入附近的省作协五号院住宅小区，始知先生住我楼下一层。我住三楼，二楼是已故文学评论家王愚先生的家。因住在同一单元同一方位，只要出入，总与先生有照面的机会，便有了多次交流。那时先生已八秩高龄，身子骨尚硬朗，时常在院子里拄杖或静坐于芭蕉树下补阳，或在侍弄花草，偶尔也会到单位的院落望着高桂滋公馆凝想。

五号院门内西侧有一片两三米长、六七十厘米宽的土坛，长着一棵经年粗壮的爬墙虎，枝蔓已越过五层楼的楼顶。每年春来便会新叶叠生，夏秋则会绿油油地葳蕤遮盖整个东墙，甚而延伸到南北两侧住户的窗前。春夏季节，杨老会在爬墙虎根部周边的土中种上月季和郁金香，开放时的浓郁与鲜亮给院落增添了些许生机。我知道老人的心中有一片花田，那是永葆青春的心态绽放。

随了时日，我对作协的历史和人事有了较多的知晓，也便知道了先生是 1954 年陕西省作协成立之初入职任秘书的第一代文学陕军之一，内心平添敬畏。

2014 年住宅小区院落改造、硬化地面，花草被规整到了规定区域，老先生特别配合。改造前，小区四个单元门口各有一个一米多废弃不用的垃圾坑，占去了不少空间；各单元与院墙有四五米的距离，间有一条两米左右的硬化路面，已年久破碎，路边是略高于路面的砖漫地。改造后，原本只能停放四五辆小车的小区，可以停放近 20 辆车了，而且一改昔日遇雨院子里满是泥塘的现象。或许是环境的改变赢得了先生的好感，彼此的招呼多起来，这便一来二去地熟了。先生将自

忆韦昕

○ 李子白

转眼十多年
时光过去，先生年
事已高，时常拄杖坐在
院子芭蕉树下的椅子上，
或在午后阳光中，
天清气朗，一幅晚
景夕照画。

己新出的长篇小说《三棵青春树》赠我，我也随着在单位的时日增加，对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从最初的相见打个招呼，到后来的聊几句，再到受邀到其家中闲叙，那时，相隔 30 岁的代际差别似已消弥。

先生告诉我，当初作协大门向北，在建国二巷里。由于夜里只有他一人单位里住，所以每天凌晨能听到粪车碾轧路面和马蹄“嗒嗒”的声息。省作协的办公现址是处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，系由原国民党第 22 军军长高桂滋于 1934 年兴建，竣工后称“高桂滋公馆”，也是西安第一处有地暖的建筑。隔着街巷即是“张学良公馆”，也就二十米来的距离。因涉“西安事变”，且先后是西北军政委员会、西北妇联的驻地，直至 1954 年移交陕西省作协（时名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）；历史人物蒋介石曾在此小住；文化名人修军、柳青、胡采、路遥、陈忠实等曾在此办公，因此被列入国家级“革命旧址”。

与先生互动得多了，先生知我习练书法（应该是我过年送其春联后），即将自己一直珍藏的其岳父当年习练的十一册法帖赠我，令我兴奋不已。其中有王羲

之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黄庭坚等诸多名家的墨迹，多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出版物。后经行内人品鉴，一帖还是原拓精印，实在难得。除了真诚表达谢意外，几乎每年岁末，我都会送他春联致意。

转眼十多年时光过去，先生年事已高，时常拄杖坐在院子芭蕉树下的椅子上，或在午后阳光中，天清气朗，一幅晚景夕照画。再到后来先生行走不便，坐在轮椅上由其妻魏老师推着到作协院子的鱼池前小坐。老人总是一副慈祥的目光，或许半个世纪的历史如烟，如影像般不停地从先生眼前掠过，他是在回忆往事，回味沧桑。

前两年，我已退休，却整日忙于画画和各种弥补在职时未能去做的事项。大概是去年先生病了一场，记忆力下降，偶见其拄杖坐在院子的树围上，颇感遗憾地招呼招呼，交流归于虚妄。我们的关系又回到了原初。

先生从 1954 年入职作协，这一干就是一辈子，直至任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，到 2006 年办理退休手续，那是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。先生可以说是一部陕西作协的活字典，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、沧海桑田，故而我曾建议时任领导抢救式留下先生的文字或口述资料。

先生是 1931 年生人。1949 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，1951 年参加革命，在西北文学艺术联合会工作，1954 年秋调入筹建中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（现陕西省作家协会）任业务秘书；历任《延河》编辑、组长，部主任；1985 年任党组副书记，并当选第三、第四届副主席，2007 年后任省作协第五届主席团顾问。先生从 1950 年起即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，笔名韦昕，著有《她在黎明里》《大唐纪事》《吹落黄尘》《入境》《三棵青春树》《韦昕文集》等。曾获中国作协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、陕西省文联文艺开拓奖、陕西省第九届“双五”文学奖。

先生去世后，我曾赴家吊唁，送了先生最后一程。今作此文怀念先生！

城市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，“夕阳无限好”的感慨油然而生；向上望，山顶已近在咫尺，轻轻地召唤着你，而此时，你大可不必急于攀登，因为距离产生美，那种“不可亵玩焉”的感觉只能此时拥有。

坐在这石上，看脚下群山如聚，听耳畔万壑松涛，忽然觉得，人生路上，一样需要这样的“歇脚石”。古时的驿站、当今的加油站、课间的休息，都是不同种类的“歇脚石”，人生许多意义，或许并不在终点，而正是在这样无言的、丰盈的歇息时刻，悄然显现。

龙首文苑

2026 年 6 月 8 日 星期一 主编：赵命可
责编：秋川 美编：庞红梅 校对：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艺术报

诗 歌 苑

短诗两首

终南山

○ 北野

终南山在长安以南
那里有闲云野鹤竹影清泉
有未曾谋面的有待对坐而谈
的友人

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不是我们的
话题
谈空论虚也无必要
都是过来人，许多事情心照
不宣

喝茶也仅仅是一种仪式
煮酒或者吸烟，也未尝不可
坐地日行八万里，相对无言
亦契机

都有来历，都有去处
如羚羊挂角
似白驹过隙

芍药居时间

○ 秦客

甲状腺结节困扰时，我仰脖
张望
酒不再与诗结伴，诳语很能
提神

多年前，在一个静寂的早晨
写下
“风吹草动”，杨花随风飘落

三月何其短暂，九十天何其
漫长？
春夏之交，柳絮一夜之间不
请而来

风雨过后，蚊蝇在积水地疯狂
行事
长安的诗人从不管这孳生的
场面

没有人能躲过夜到来，就像
没有谁
能用一个黑夜覆盖住另一个
白昼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登山遇石 (5)

○ 墨耘

登山已久，眼看就到山顶了，何不在此景、此林、此石上歇歇脚？阳光穿过疏朗的松叶，碎金子般洒在身上，山风徐来，带着松脂与泥土的清香。方才攀爬的酸胀，此刻都化作了酥麻的舒

适，从脚底丝丝蒸发出去。这便是歇脚石，它不助你向上，也不阻你前行，它只在你力竭时，给你一片阴凉，一个可以“放下”的平面。我缓缓坐下来，将有些酸胀的

双腿平放，将一路急赶的心情放松，任低头看路的眼光放远，享受脚下云海聚散的无常、清风穿过指缝的爽快、脚下路从蜿蜒隐入苍茫的悠远。向山下远眺，只见落日的余晖为高低错落的

密云因为水库，成为“来密云看海”的网红打卡地。来密云，水库当然是要看的，春天的绿水养眼，气势的确不凡。只是写密云水库的文章太多，我肯定写不过他们。正发愁呢，当地作协主席介绍，密云地处燕山脚下，山峰坡岭颇多，其中的云蒙山，被称为北京的小黄山呢。我当时听了只是笑笑。黄山肯定好，可天下山水的妙处，不该用一个模子去套装。不过，这话我没说出口，只是想着去看看也好。况且，仲春时节，城里花开得正盛，到山里走走，也是好的。

午后从城区出发时，天高云淡，春风习习，大家都说，这是个登山的好天气。我也觉得是，只是没说。我不喜欢重复他人的观点。车子一路向北，平原渐渐地铺展开来，远山在望，是一抹淡淡的青黛色。主席指着前方说，最高的峰就是云蒙山了。我看着，并不觉得有何神奇，倒是那山形起伏有致，像是一笔流畅的墨线，准备着起势似的。

到了索道站，换缆车上山。缆车刚升起来，山风从缝隙里钻进来，带着些许凉意。山势陡了起来，石头裸露着，呈现出苍青色。那石头是硬的，棱角分明，不像南方的山那般秀丽，倒有几分北方汉子的爽快劲儿。从空中看，云蒙山的山形，越往上走，越能看出它的美来。它不是那种一峰突起、一览众山小的山，而是群峰并立，错落有致，像群人围在一起说话，有的身形高些，有的矮些，有的往前探着身子，有的往后扯

了半步。峰与峰之间，是深浅不一的沟壑，似有云雾在里面游荡，时隐时现。远远近近的山脊线起起伏伏，像是一首曲子的旋律，有高音，有低音，有急板，也有慢板。

忽而想起主席说的“北京小黄山”来，10 年前的秋天我去过黄山。黄山的峰是独特的，莲花峰、天都峰、光明顶，每一座山都有每一座的姿态，像是天神在大地上随手捏出来的。而眼前的云蒙山峰，可能是春天没完全展开，缺少绿色的缘故，打眼看上去，没有黄山那般秀丽，却有着北方特有的拙朴美。它似乎不跟谁争，也不跟谁抢，安安静静地矗在这儿。这么说吧，黄山的峰让人仰望，仰着头看，看久了脖子会酸；云蒙山的峰却让人平视，站在这个峰上看那个峰，像是老朋友对坐，不远不近，恰到好处。

山上的石头缝里，也像黄山那样，长了松树。是的，松树，不是黄山那种雍容华贵的迎客松。云蒙山的松树是什么品种，我没有问，怕问出一个虚心的名称来。这些松树，其实也够意思的，一棵一棵姿态各异，有的挺直腰杆直指天空，颇有些孤高的意思；有的枝杈斜伸出去，像是在探望什么；还有的枝干虬曲苍劲，古画里走出来似的，细条分明。这个季节，松针深绿，一簇一



豆包 AI 制图

在密云看山

○ 温亚军

簇的很密实。这情景让我想起黄山的那些松树，黄山松是奇、是怪，是千姿百态到了极致，每一棵都有一个故事、一个名称似的。如迎客松、送客松、黑虎松、连理松等等，像是被精心安排过的，每一棵都长在该长的地方，做该做的事儿。云蒙山的松树，到底朴实了些，没有那么多说道，自自然然地生长，该挺的挺，该斜的斜，该直的自然直溜，倒有一种天然自在的意味。仔细看，云蒙山的松树也极有看头。那些松树长在石壁的裂缝里，根扎得很深，

裸露在外面的根须像是老人手背上的青筋，紧紧地抓住石头。树身不粗，却透着一股倔强劲儿，风来了不弯腰，雪压了肯定也不低头。至于长在山脊上的那些松树，有的孤零零一棵，四周没有别的树，像个哨兵，它的枝丫朝着一个方向，应该是大风相反的方向，山上的大风把它塑成了眼下这个样子，它不抱怨，反而把自身长成了一种优雅的美。还有一些松树，两棵挨挤在一起，像是手拉着手，枝丫交叉着，分不清谁是谁的。有人说，当地人管这样的叫“夫妻松”，我听了觉得俗，可又不得不承认，这名字倒是贴切。

索道在半空中走着，脚下是深深的峡谷。山谷里松树更多，密密麻麻的，像是铺了一层墨绿色的绒毯，在初春季节尤其显眼。起风了，松涛阵阵，声音沉沉的、厚厚的，像是大提琴的低音。黄山当然也有松涛，不过黄山的松涛是激昂的，因为风大，山势陡，松涛像是一群人合力喊叫。相比之下，云蒙山的松涛是温和的，它不喊不叫，低低地响着，像是人们的日常絮语，亲切、自然。

到了山顶，风大了起来。云蒙山最高处海拔 1314 米，当地人取了个“一生一世”的谐音，给这座山平添了几分烟

火气。只是山顶上，竟然没有人间春天的样子，草是黄的，树是秃的，那几棵松树虽然绿着，却绿得有几丝疲惫。再说杜鹃，在山顶倒成了矮矮的灌木，枝头上鼓着小小的苞芽，紧紧的、硬硬的，像是还没睡醒似的。山下花开如锦，山上苞芽初露，不过是几百米的距离，竟像两个季节。

我想起 10 年前在黄山看云海，黄山的云海很壮阔，无边无际的云涛，像大海一样，山峰在云海里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尖顶。那是怎样的气魄，看着能让人立马觉得自己很渺小，天地浩大无边。

风越来越大，平台上的木板被风吹得嘎吱嘎吱响。主席说，风太大了，缆车怕经受不住，别关停了，得赶紧下山。我又看了几眼远处的水库，那光还在闪，像是跟我们告别似的。

到地面后回头望，云蒙山还是那样，不声不响地立着。山下的花开得正盛，该红的红，该白的白，该黄的黄。我知道，山顶上那些杜鹃的苞芽还在风里静等着，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春天。

车开动了，云蒙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，最后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。我闭上眼，脑子里还是那些松树，那些山峰，那个影影绰绰的著名水库，还有那些鼓着劲儿静待开放的杜鹃苞芽。它们在等，等一个迟到的春天。而我在等，等它们开放的那一天，想象它们美丽的样子。